古奏議

刻古奏議引言

余不佞有臆見每與友執商之謂讀子不如讀史蓋子之精者未必實裨於道德身心而其粗者徒以恣洸瀁繆悠之説士操小慧輒模擬渺忽以自逞拙此非諸子負讀者

抑讀者負諸子耳邇若上下今古
蒐覽嶶懸偹經緯之竒闡運會
之變非史莫究其大者是佐謀幄
訂金匱石室之秘函而小亦鉛刀
鎚皆有實用夫士誠厚自負亦欲有
旅見於天下後世豈其揣摩簡練

不熟諳古昔而能空拳應敵者执
奏議亦史之一斑也臣子一念忠藎
登對或未能盡退而鞶悅其語以
蒐採錄其間兵農錢穀星緯輿圖
以及夷狄不惟洞徹於胸中抑且洞
徹於筆下而後能徼飛蟲之弋獲三

代而下漢惟晁賈唐有宣公宋則子瞻皆通達詳贍以日月之誠奏金石之語讀之無不感動而爲其主者或效或不效反不若海大魚片言收功而優旃長短之譃免陛楯於立雨也惜扎令其書具在古今不甚相遠按

而行之政有恰中時弊者猶醫有禁方岐黄豈嘗執足求廢而千載之下罔不立驗士君子亦以理揆勢以勢審機以機合情以情傅理語入九閽而澤溥於中外遠近不甚縈施歟而奏議其禁方矣不則空無所操而動欲

决人生死於須臾即盧扁其將能乎余友黃貞父才情超邁而能沉之以愽識其於史二十一家靡所不讀間有揚搉為帳中之秘未欲示人茲選特靈鷲課二三子者耳而吳君德聚業付之梓甚矣吳君之嗜貞父也然天

下有未知讀史與有意讀史而未能

辨全書者此以𠂊其一斑則德聚與

有勲德矣余因嘉其意而樂為之

序如此

萬曆辛丑夏季朔渤海吳之鯨

書於西湖之朗閣

古奏議目録

蘇轍

古奏議

江夏黃汝亨貞父甫評選

說趙肅侯說　蘇秦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愼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

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

如此路
舉以從

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

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擇交安民在合從而韓魏齊楚燕趙以嚇秦而秦攻則六國互相救文有綱領有歸着是用世之文不但以捭闔詞説之工

說齊閔王　　　　　　　　蘇秦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

桃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年之郭衞非强於趙也譬之衞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年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衞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

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比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

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稸積朽腐而不用幣帛嬌竊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

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
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
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
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
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
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
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
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
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
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

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王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醇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衡櫓家雜總身崒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

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

而兵益務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務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

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

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

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

稽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户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不先兵不王然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此鬼谷陰謀而揣摩之精以後爲先以遠爲王是以退爲進皆陰符之言只後起寄怨一意而紛紜轉折如勁弩穿札數篇入賞讀之神暢而氣高

諫魏王書　　魏無忌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

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

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

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
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
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
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
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
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
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
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與秦共伐韓而親近秦忠存韓安魏而利天下十二

識大體

復說秦昭王

范雎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

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危言刺心

蘇子曰無王耻秦怒而激之也

初見秦王

韓非

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

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奔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

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

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迺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迺引退幷於李下大王又幷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

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
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
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
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
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
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
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
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
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
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

之秦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狗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文如排山布勢令耳目森發

韓子之本色在峻法立威而言秦強天下務亦即從賞罰號令入說

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覇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逐篇都借客形主用反則正矯厲而開闔○如湧波出嶂應接不暇○如此辯口乃爲趙高所弄○焚詩書殺豪俊斯所不欲逐者惡客耳乃亡秦哉

至言

賈山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為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

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餲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

世不相復也故歿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歿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

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

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
訢焉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
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
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
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
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
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
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
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

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

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情激而文婉按古借秦無限翻覆無限頓挫讀之令人醉動

一射獵耳至借秦爲喻杜漸萌也其言切直而婉惻〇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淸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發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

力必割令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虖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虖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厪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辠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
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
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亾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亾聊失今不治必爲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跖盭元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
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
又苦跖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懸凡
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
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
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

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
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長
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亾具甚矣臣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

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

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

心而赴時猶日覽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劉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亾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

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

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亾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

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
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
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
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
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
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

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亾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虖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

隷亾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

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亾恥奊詬亾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亾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亾別者不曰汙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
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洞隱體入人情，藥石蓍龜莫喻其當。文章層疊
馳驟古策，深奧本原，縱衡之執，從橫策士之風。
令賢良醉心，茂才短
氣。真千古書疏之冠。

質情而露，其辭而竟，但三
代以下近道之器若較近

論積貯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歐游民歸農者不是積貯至計而尚未詳所以歐而農之法

請封建子弟䟽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兢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亾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賞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
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
亾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
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
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已蹴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分其勢矣此則欲
併貳淮陽代親王以控制南北所謂身使背之
勢而蕃樹關國長久之策也萬年之後傳之老
母弱息景帝見矣羅待不幸而謀削爲禍乃使
主父偃行之賈生蓍龜哉○先王建萬國親諸
侯玉帛從述九州一體何嫌何疑而分制之曰

三代之王不作也德衰則維勢
諭之計漢事也亦萬世之計也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蓄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論貴粟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亾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亾飢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亾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亾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亾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陳農家苦而論明主務農貴粟此王佐之言請至入粟拜爵免罪是貴法集利也人主所以操天下亾作淫邪救過趣善獨此賞罰賞罰不重損信存食雖有粟烏得而食蓋錯特為膽國良策而于古者井田什一勸農與理之意大相遠矣亦覇之餘術也○農人所以流亾者也以前

宇字

可沸

言兵事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賢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

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

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募民徙塞下書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讙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從之民非非有材々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亾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東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亾識唯陛下財察

錯[illegible]秦開[illegible]民[illegible]亂故論募民徙塞事處
對[illegible]宜而文[illegible]取[illegible]策

論守邊備塞事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復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
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
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
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
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
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

渠荅復爲一城其内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夷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募民徙塞下常居而不遠戍使習守邊守○論貴粟與備邊皆晁賈節決

奏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

中焉可謂無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紞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事雖直指借喻隱刺層疊深穠纖拔
無限忠心憂緒煩而不亂可謂妙才

賢良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

之謂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

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瑞然大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

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

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

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

聞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
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
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冐殊扞孰
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
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
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
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
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

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武帝制策言天命性情治亂符應皆高爾雅畧而疏缺於身心教化大道之本仲舒首言天人相與修人則天應曰勉强曰任德去刑曰正心更化推治于道反道于身儒者之言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既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授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

韓非之說、憯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illegible]養天下賢士而歸重于長吏

[illegible]謀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嘗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加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寖甚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

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

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illegible]如蒼高李閱啓被峻爽疏快精妙法
[illegible]人山拆川流以古明今以人明天元
[illegible]于涤洲與刑

論限民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
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富豈阡陌貧無立錐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
之富今世正坐此○井田無論難復限田亦難
卒行若刑游惰崇本業法兼併恤良弱邑令
與民親里閭有公正亦富民化俗之一端也

賢良策對　　　　公孫弘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

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哀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

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

[illegible]無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人怖法術之言論

和順逆害吉人情理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評曰以文士幸諫獵討其小忠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敺所以爲業也天性固

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亾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此李斯漢臣之諫伐匈[illegible]以兵

此意亦疏第一法後議[illegible]八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

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

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挽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

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

[illegible]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

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

純強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

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

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大意在無窮矣詞義法修○使貧富不相異以和

其心既[illegible]

言世務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埶也故賢王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埶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之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

寶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安民使無土崩之勢此名言也於武帝勝更屬當肯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中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其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饟者不在
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戎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illegible]

[illegible]在深山叢林吾入之難而防

[illegible]爲難[illegible]一段[illegible]其[illegible]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本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丞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大致與漢武對策蔡文雖短少却破的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俳優畜之者而朔為法言危論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

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雖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情至之言奈何無救○不聽此言悲痛何及照亦

三老敘之三一九之言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
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於漢宣時爲對病之藥而狀酷吏深獄言言可涕眞千年刑箴也此在汀陵時亦切今時則病獄煩而少斷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隍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老將多筭如印印泥字字如錐畫有用之文非爲文者也

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得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

此譜如其書如石語語可發真老臣也漢疏中賈生董子楊大夫精粗將若唐陸宣公之奏至宋文忠公之風神皆所謂絕代佳人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

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

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
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
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
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
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
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遭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
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
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

於春秋乎原其　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

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

竊見闇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

以不直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文凡六段次序有條術有風議爽然成篇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

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
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
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
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
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
皂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
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危殺之言讀之毛竪

次第古今得失併照刷收煞處大足文人之口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

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

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

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

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嚴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絶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

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illegible]然人[illegible]文

[illegible]得失凡此有神之傳而情至文

竟之類矣

而安之恐若

入止且持論

不司

天下孝心無所泊

賢多不可無所論

易手孫小門名教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信。臣竊根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

化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大議論讀之令人悟亦大關安危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虔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
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
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
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
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
善義宜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
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
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
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盖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

天下奇甚

漢儒倚仿之文靡于道次則劉向

匡衡絲傍經術其言懍然餘讜也

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
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觀之治天下者審
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
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
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
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執政者天下之樞轄治天下者所尚此最是理要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冦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冦、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冦、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
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
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
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家二百四十餘年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爭生邊事不可輕啓塞

備其所爭計畫精密

論神恠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幷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爽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興神怪是秋
惑一大議下[illegible]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越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蟲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厓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illegible]漢武窮黷處如慕如泣[illegible]負而引羌軍破綻更激切

矣殺一何專摑罵亦議與文俱屬老手

毀廟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幷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
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粤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迺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

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

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

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讀捐之罷珠崖有武帝黷伐枯禍之于矣又讀劉歆毀廟議使今人並英雄歌但之想要之損德在有伐而多功在攻都度易脈色奏章六經與儒術援戈才輒服瑜不得拖也于以爲有業子孫不宜遂讀毀而獨以其控御驕虜一節爲首功而世宗之閉起後世好大之釁

論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寇穀劉郡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

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

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比上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文皖石發其中、自殘賊○不論此論但知梅先生見入賞上傳不知其他發明用世之才乃爾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遂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

長中國之堅齊過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力牆而語蔡圖是子雲奇致中之正

陳時政所宜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

夫其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
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
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
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
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
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
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
人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
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
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

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顧山贖罪如是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界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

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
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
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
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
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其所議時政特禁報私仇商賈貰貸役貧獄訟不
一法無甚宏鉅之議文於漢疏中亦平平

鑄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擧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之發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況今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
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

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鍛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嘆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偟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

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饑及骨金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文詞而骨弱中情有惛

書對　楊賜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

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罷思庶政無敢怠
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
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没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
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

言則劉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討賊興復吃緊在宮府一體親賢臣遠小人讀亮國屯田策議老將之器容讀武侯出師表披忠臣之腹語[illegible]盡在所任武侯謂于分任侍中將軍郭向者八[illegible]而伯亦在分任種蠡未代且求之始二矣安[illegible]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
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
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
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
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

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無誇詞激語語語要言不伐賊王業亦亡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此以破疑沮者之口而事定如此其爲辭避